

节气真是有立竿见影的效果。今年立秋那天,我在老家县城,出门时明显感觉气温低了几度,随后“秋老虎”又来,酷热依旧,但神奇的是,立秋那天确实凉快,由此更强调了季节更迭的仪式感。

更有仪式感的是,开车走在滨河道上,一枚树叶重重地砸在前挡风玻璃上,吓我一跳,心想:秋天你来了,也不至于非得这么强调一下吧。那枚树叶,肯定是枯了,不然不可能从树枝上落下来,放眼望去,目力所及之处,仍然郁郁葱葱,但偏偏是这一枚落叶,在心里搅动了一下,所谓“一叶知秋”,说的就是这般的。

落在车玻璃上的树叶,被风一吹瞬间消失了踪影。也就是说,那枚枯叶是什么样子,我是没来得及看清楚的,只知道那是枚落叶而已。虽没见到,但它的去处我大抵是知道的:要么在路中央,被更多飞驰而过的车轮碾成碎片,要么被卷到路边,静静地躺在那儿,偶尔有风吹来,慵懒地翻个身。

仍然闷热的秋夜,躺在空调房间里,莫名想起了那第一枚落下的秋叶——它肯定不是第一枚,只不过是见到的第一枚而已,当你发现第一枚落叶的时候,这个世界已经有数不清的落叶纷纷坠下枝头了。秋夜想秋叶,自带防暑降温效果,可我想着想着,记忆深处居然走出一个人来,至于这是位老人、年轻人,还是孩童,时间久远,记不太清了,只是脑海里像动漫般地浮现出一个人物形象,走在乡村寂静的道路上,手里在忙着一些什么,背后拖着一串什么……

串树叶的人!我想起来了,那是位串树叶的人,那个人手里拿着一根针,乡间常使用的诸多缝衣针中最粗的那根,针眼里也是缝衣线中最粗的那条,那人在一下下地弯腰,直起身时的那几秒钟时间里,便是用针将捡起来的树叶串起来——用针穿过叶柄末端最粗的那个部分,用手掌下端有肉的那个部位裹住线轻轻地一拉,那个树叶便老老实实地顺着线排队下去了。那人身后拖着的,自然是一条长长的被串好的树叶队伍。

美国印象主义画派代表人物施尔德·哈森,画自然风景美极了,但他好像不怎么爱画人物,多幅作品中,人物要么被处理得很小,要么就是不怎么能看清楚脸。我想起来的串树叶的人,形象就颇为靠近施尔德·哈森画作里的人物,小小的身体,模糊的面部,但肢体动作又是那么地坚定、执着、有规律。那人在不停地串着树叶,深秋的树叶,落下时缤纷如席,捡不完,简直永捡不完,偶有树叶砸在串树叶的人的身上,可其也不动声色,不喜不悲,仿佛要从白天捡到天黑、再捡到天亮一般。

串好的树叶,挂在屋檐下,或者挂在厨房的墙壁上,一条一条的,整整齐齐,散发着专属于落叶的那种带着点成熟又腐败的气味,闻上去会有醉酒的感觉。那些树叶被用来烧锅,煮熟锅里的米粥或者地瓜饭,它们被一根树枝做的捅火棍带进锅灶的深处,释放出火焰,舔舐着锅底。饭就要熟了的时候,饭香和树叶燃烧香气,就会混合在一起,让人特别有食欲。我就曾这样不停地往锅里添加成串的落叶,陶醉地闻着锅里的饭香,觉得这是个好玩的游戏……

但当记忆的画面出现烧落叶做饭的情景时,我内心骤然一惊:那个串树叶的人,原来是我认识的呀!可我我怎么不记得,这个人和我是什么关系了呢。落叶燃烧时是没有声音的,不像树枝那样会噼啪作响,记忆的消失也是无声的,不留给人重温并深刻铭记的机会。

那就这样吧,还好,我记得那个串树叶的人,还好,我对秋天仍然还有敏锐的感知能力,知道秋天适合怀念。当再有落叶重重砸在车玻璃上,或轻轻落在头顶上时,也许我能回忆起那个串落叶的人,并且喊出TA的名字。

我退休之后,重拾旧好,下池游泳。

一天,我在池中游着,忽然发现一个问题:我如果是跟在年轻人后面,他们游得快,前面常常会留下一长段空荡荡的泳道,我便可以游得慢慢悠悠。如果是几位老年朋友游在前面,问题就来了。我跟在速度比较快的后面,游得就比较顺;跟在游得慢的后面,那就很难受了。老实实在地跟在后面“余”,实在没劲!于是,我便加快速度,来个“弯道超车”。不料,立马引来救生员的哨声,然后是一句“当心撞对面游来的人”的提醒。

其实,这个超车对于年逾古稀的我来说已拼尽全力了。我赶紧游到尽头,休息了一会儿才缓过来。就在我想往回游时,却见到那位慢游老者已经游了一个来回。我有点惊讶:难道我不休息一下?我带着疑问跟在他后面游。一开始,我们保持有七八米的距离,他每次将头没入水中,背部就会突出水面,像极了一只“老海龟”;继而,看到他双臂奋力向后划,手脚却同时跷起的奇怪动作时,便觉得好笑!

游着,游着,我开始有点佩服他了!老者的耐力特别好,而且速度控制得很恰当。我注意到:根据电子大屏幕上的时间计算,他游一个百米来回大约需要4分钟,全程十个百

米来回,只要40分钟,还不觉得累!而我这样不顾年迈“超车”,在开始一两百米来回的游程中似乎比这位“老海龟”快一点,但经不起我发力过猛,气喘吁吁,几乎每个单程都要休息片刻,这就大大增加了时间成本。我发现,每次我游完十个百米来回,时间都在50至55分钟之间,比“老海龟”多用了十几分钟,而且我还觉得累!

为什么会这样呢?我想起了成语“欲速则不达”;继而又想到,我与这位“老海龟”无意中上演的一幕“龟兔赛跑”的滑稽戏。只是我这只“老兔子”已经没有了故事中兔子的年轻和奔跑实力。而“老海龟”的匀速“慢游”恰恰符合老年人的身体实际情况。

想到这里,我豁然开朗:这不正是“快与慢”的辩证关系吗?于是,我决心以“老海龟”为师,默默地跟在他后面“慢游”,到了池壁,他不停,我也不停;他触壁转身回游,我也学样,紧随其后。几个百米来回后,“老海龟”好像发现了我,一次触壁转身时,朝我这只“兔子”看了一眼,我也行了“注目礼”。而后,我继续跟着他游完了全程。果然,用时少了,还不累。嗨,这游泳池里的辩证法,真管用!

此刻,我看到“老海龟”已爬上游泳池,飘然而去……“真帅!”我在心中默默地为他点了个赞。

为什么我会这样呢?我想起了成语“欲速则不达”;继而又想到,我与这位“老海龟”无意中上演的一幕“龟兔赛跑”的滑稽戏。只是我这只“老兔子”已经没有了故事中兔子的年轻和奔跑实力。而“老海龟”的匀速“慢游”恰恰符合老年人的身体实际情况。

想到这里,我豁然开朗:这不正是“快与慢”的辩证关系吗?于是,我决心以“老海龟”为师,默默地跟在他后面“慢游”,到了池壁,他不停,我也不停;他触壁转身回游,我也学样,紧随其后。几个百米来回后,“老海龟”好像发现了我,一次触壁转身时,朝我这只“兔子”看了一眼,我也行了“注目礼”。而后,我继续跟着他游完了全程。果然,用时少了,还不累。嗨,这游泳池里的辩证法,真管用!

此刻,我看到“老海龟”已爬上游泳池,飘然而去……“真帅!”我在心中默默地为他点了个赞。

田泰淳的自传《身心快乐》(创世社,1977),夹着一枚小笺,印有“谨呈 著者”,中间写着“代丈夫 武田百合子”。这本书出版时,武田泰淳已去世,由妻子代签。最近几年,我翻译了武田百合子的《日日杂记》(富士日记),以及武田泰淳的《眩暈的散步》,当然知道,这本书以及签名对我来说有着别样的意义。

书是载体,签名是锦上添花,重要的是读者与书的连接。阅读的过程中,书的内容在我们的内心唤起体验,塑造记忆,之后成为自身的一部分。一个人的一生中可能与许多书、许多作家发生连接,但真正重要的总是只有那么几位,于是,那几个人的签名,也就有了跨越时空的温度和质感。

作者的签名不仅仅是写在纸面上的几个文字,更是一段美好的回忆。请看明日本栏。

田泰淳的自传《身心快乐》(创世社,1977),夹着一枚小笺,印有“谨呈 著者”,中间写着“代丈夫 武田百合子”。这本书出版时,武田泰淳已去世,由妻子代签。最近几年,我翻译了武田百合子的《日日杂记》(富士日记),以及武田泰淳的《眩暈的散步》,当然知道,这本书以及签名对我来说有着别样的意义。

书是载体,签名是锦上添花,重要的是读者与书的连接。阅读的过程中,书的内容在我们的内心唤起体验,塑造记忆,之后成为自身的一部分。一个人的一生中可能与许多书、许多作家发生连接,但真正重要的总是只有那么几位,于是,那几个人的签名,也就有了跨越时空的温度和质感。

作者的签名不仅仅是写在纸面上的几个文字,更是一段美好的回忆。请看明日本栏。

田泰淳的自传《身心快乐》(创世社,1977),夹着一枚小笺,印有“谨呈 著者”,中间写着“代丈夫 武田百合子”。这本书出版时,武田泰淳已去世,由妻子代签。最近几年,我翻译了武田百合子的《日日杂记》(富士日记),以及武田泰淳的《眩暈的散步》,当然知道,这本书以及签名对我来说有着别样的意义。

书是载体,签名是锦上添花,重要的是读者与书的连接。阅读的过程中,书的内容在我们的内心唤起体验,塑造记忆,之后成为自身的一部分。一个人的一生中可能与许多书、许多作家发生连接,但真正重要的总是只有那么几位,于是,那几个人的签名,也就有了跨越时空的温度和质感。

八月中午,天气热得比盛夏还要难以忍受。二十多年前,朱燕玲到苏州来,那时候她还是《花城》杂志的一个小编辑。记得我弄了一条船,和朱文颖、周浩锋陪她一起去周庄,同行的还有葛红兵、老丁和长岛。今天,在黎里,周浩锋翻出一张老照片,看那时候的我们,实在感慨,二十多年的时光,两个世界两代人啊。朱燕玲从一个普通编辑到《花城》主编并且退休了,时光真是最无情的东西。我们都在朋友圈发了照片,一张是二十多年前的,一张是现在的。两张跨度二十多年的照片里都有我和朱燕玲、朱文颖和周浩锋。我在燕玲的朋友圈下面评论说:“其实你一直都是年轻的(这是我说的),而我那时候就已经老了(这是你说的)。”

黎里古镇跟二十多年前的周庄相比,反倒显得是年轻的,甚至有一份特别的清纯。只是天气太热了,我的会客厅的空调开得呼呼响,女士们还是不停地扇着扇子。会客厅离金宇澄的繁花书房,不过百步之遥。我们顶着烈日走过去,走到一半,听说因为是周一,闭馆,繁花书房里不开空调,范小青立刻掉头,要我给她“荆歌会客厅”钥匙。她说,你们去吧,我就一个人在会客厅坐坐,没有空调,实在是受不了。我劝她还是忍一忍,再走几步,繁花书房到了。小石已在里面等候,前厅是开了空调的。我向小青、燕玲她们开玩笑说,小石是黎里第二美人,第一美是民国时期在上海滩红极一时的电影明星殷明珠。殷明珠就是黎里人。小石也是地道的黎里人,她家就住在何家浜路,我的会客厅位于何家浜路2号。

繁花书房开张的时候,我在西班牙,这次正好进来参观一下,这么有名的一

人伏后,沪上开启“连续桑拿模式”。我们决定奔赴4000公里外的新疆,再一次自驾“中国最美公路”——独库公路。在百里画廊唐布拉,饮一盏月光。

算来这是我们第六次自驾独库公路,但真正走完从独山子到库车562公里全程天山公路,只有2018年那次。我和生,与同样来自上海的四位朋友,六个人一台商务车,历时21天,在新疆境内行驶近7000公里,完成了南北疆环游。

独库公路即217国道

独山子至库车段,是横穿天山、连接南北疆的天山公路。独库公路平均海拔2000多米,全程三分之一是悬崖绝壁。

我们的车穿行于崇山峻岭和高山峡谷间,一边是地势险要的山体,一边是湍急清亮的河流。还要穿越海拔3400米、终年积雪的达坂。驾车的人,不仅要集中精力应付几百公里弯弯曲曲的山路,还要留意山崖是否有落石滚下,其中有一段名为“老虎口”的险峻山路,亦是独库公路上最危险的部分。

穿过一路急弯的山路,驶过海拔3400米的哈希勒根达坂,过乔尔玛往右,便进入了被称为百里画廊的唐布拉。唐布拉以草原特有的云淡风轻,推开公路两边的陡峭群山,

将我的目光从独库公路的险峻中抽离。哈萨克语意为印章的唐布拉,位于伊犁尼勒克县境内,由喀什河上游的峡谷、草原等众多景观构成,地形跌宕起伏,雪山、河流、峡谷、山丘、湖泊交相辉映,构成唐布拉一步一景的独特风貌。因其所在山谷东侧山梁上,有块硕大无比的岩石,形似古时玉玺印章,故得名唐布拉。后因电影《天山红花》曾在此取景,唐布拉自此驰名中外。

车驶入唐布拉,如同进入一幅流动的百里画卷,草原、流云、森林、花甸、雪山、蒙古包纷纷映入眼帘。远望雪山巍峨,近观溪水潺潺,白云在湛蓝的天空中不断变幻造型,一群群骏马和牛羊充分释放自由天性,在草原上散步、觅食,牧羊人的歌声随风飘荡……世间万物,在唐布拉和谐共长。

八月中午,天气热得比盛夏还要难以忍受。二十多年前,朱燕玲到苏州来,那时候她还是《花城》杂志的一个小编辑。记得我弄了一条船,和朱文颖、周浩锋陪她一起去周庄,同行的还有葛红兵、老丁和长岛。今天,在黎里,周浩锋翻出一张老照片,看那时候的我们,实在感慨,二十多年的时光,两个世界两代人啊。朱燕玲从一个普通编辑到《花城》主编并且退休了,时光真是最无情的东西。我们都在朋友圈发了照片,一张是二十多年前的,一张是现在的。两张跨度二十多年的照片里都有我和朱燕玲、朱文颖和周浩锋。我在燕玲的朋友圈下面评论说:“其实你一直都是年轻的(这是我说的),而我那时候就已经老了(这是你说的)。”

黎里古镇跟二十多年前的周庄相比,反倒显得是年轻的,甚至有一份特别的清纯。只是天气太热了,我的会客厅的空调开得呼呼响,女士们还是不停地扇着扇子。会客厅离金宇澄的繁花书房,不过百步之遥。我们顶着烈日走过去,走到一半,听说因为是周一,闭馆,繁花书房里不开空调,范小青立刻掉头,要我给她“荆歌会客厅”钥匙。她说,你们去吧,我就一个人在会客厅坐坐,没有空调,实在是受不了。我劝她还是忍一忍,再走几步,繁花书房到了。小石已在里面等候,前厅是开了空调的。我向小青、燕玲她们开玩笑说,小石是黎里第二美人,第一美是民国时期在上海滩红极一时的电影明星殷明珠。殷明珠就是黎里人。小石也是地道的黎里人,她家就住在何家浜路,我的会客厅位于何家浜路2号。

繁花书房开张的时候,我在西班牙,这次正好进来参观一下,这么有名的一

人伏后,沪上开启“连续桑拿模式”。我们决定奔赴4000公里外的新疆,再一次自驾“中国最美公路”——独库公路。在百里画廊唐布拉,饮一盏月光。

算来这是我们第六次自驾独库公路,但真正走完从独山子到库车562公里全程天山公路,只有2018年那次。我和生,与同样来自上海的四位朋友,六个人一台商务车,历时21天,在新疆境内行驶近7000公里,完成了南北疆环游。

独库公路即217国道

独山子至库车段,是横穿天山、连接南北疆的天山公路。独库公路平均海拔2000多米,全程三分之一是悬崖绝壁。

我们的车穿行于崇山峻岭和高山峡谷间,一边是地势险要的山体,一边是湍急清亮的河流。还要穿越海拔3400米、终年积雪的达坂。驾车的人,不仅要集中精力应付几百公里弯弯曲曲的山路,还要留意山崖是否有落石滚下,其中有一段名为“老虎口”的险峻山路,亦是独库公路上最危险的部分。

穿过一路急弯的山路,驶过海拔3400米的哈希勒根达坂,过乔尔玛往右,便进入了被称为百里画廊的唐布拉。唐布拉以草原特有的云淡风轻,推开公路两边的陡峭群山,

将我的目光从独库公路的险峻中抽离。哈萨克语意为印章的唐布拉,位于伊犁尼勒克县境内,由喀什河上游的峡谷、草原等众多景观构成,地形跌宕起伏,雪山、河流、峡谷、山丘、湖泊交相辉映,构成唐布拉一步一景的独特风貌。因其所在山谷东侧山梁上,有块硕大无比的岩石,形似古时玉玺印章,故得名唐布拉。后因电影《天山红花》曾在此取景,唐布拉自此驰名中外。

车驶入唐布拉,如同进入一幅流动的百里画卷,草原、流云、森林、花甸、雪山、蒙古包纷纷映入眼帘。远望雪山巍峨,近观溪水潺潺,白云在湛蓝的天空中不断变幻造型,一群群骏马和牛羊充分释放自由天性,在草原上散步、觅食,牧羊人的歌声随风飘荡……世间万物,在唐布拉和谐共长。

盛夏时节的唐布拉,清风拂面,凉爽无比。每一棵草、每一棵树都在诉说生命昂扬的活力,每一朵花、每一片绿叶都在展示世间色彩的斑斓。阳光透过云层,洒在广袤的唐布拉草原,马蹄踏过急促闪光的浪尖,落入诗情画意的情境,与牛羊的心跳合辙押韵。

八月中午,天气热得比盛夏还要难以忍受。二十多年前,朱燕玲到苏州来,那时候她还是《花城》杂志的一个小编辑。记得我弄了一条船,和朱文颖、周浩锋陪她一起去周庄,同行的还有葛红兵、老丁和长岛。今天,在黎里,周浩锋翻出一张老照片,看那时候的我们,实在感慨,二十多年的时光,两个世界两代人啊。朱燕玲从一个普通编辑到《花城》主编并且退休了,时光真是最无情的东西。我们都在朋友圈发了照片,一张是二十多年前的,一张是现在的。两张跨度二十多年的照片里都有我和朱燕玲、朱文颖和周浩锋。我在燕玲的朋友圈下面评论说:“其实你一直都是年轻的(这是我说的),而我那时候就已经老了(这是你说的)。”

黎里古镇跟二十多年前的周庄相比,反倒显得是年轻的,甚至有一份特别的清纯。只是天气太热了,我的会客厅的空调开得呼呼响,女士们还是不停地扇着扇子。会客厅离金宇澄的繁花书房,不过百步之遥。我们顶着烈日走过去,走到一半,听说因为是周一,闭馆,繁花书房里不开空调,范小青立刻掉头,要我给她“荆歌会客厅”钥匙。她说,你们去吧,我就一个人在会客厅坐坐,没有空调,实在是受不了。我劝她还是忍一忍,再走几步,繁花书房到了。小石已在里面等候,前厅是开了空调的。我向小青、燕玲她们开玩笑说,小石是黎里第二美人,第一美是民国时期在上海滩红极一时的电影明星殷明珠。殷明珠就是黎里人。小石也是地道的黎里人,她家就住在何家浜路,我的会客厅位于何家浜路2号。

繁花书房开张的时候,我在西班牙,这次正好进来参观一下,这么有名的一

人伏后,沪上开启“连续桑拿模式”。我们决定奔赴4000公里外的新疆,再一次自驾“中国最美公路”——独库公路。在百里画廊唐布拉,饮一盏月光。

算来这是我们第六次自驾独库公路,但真正走完从独山子到库车562公里全程天山公路,只有2018年那次。我和生,与同样来自上海的四位朋友,六个人一台商务车,历时21天,在新疆境内行驶近7000公里,完成了南北疆环游。

独库公路即217国道

独山子至库车段,是横穿天山、连接南北疆的天山公路。独库公路平均海拔2000多米,全程三分之一是悬崖绝壁。

我们的车穿行于崇山峻岭和高山峡谷间,一边是地势险要的山体,一边是湍急清亮的河流。还要穿越海拔3400米、终年积雪的达坂。驾车的人,不仅要集中精力应付几百公里弯弯曲曲的山路,还要留意山崖是否有落石滚下,其中有一段名为“老虎口”的险峻山路,亦是独库公路上最危险的部分。

穿过一路急弯的山路,驶过海拔3400米的哈希勒根达坂,过乔尔玛往右,便进入了被称为百里画廊的唐布拉。唐布拉以草原特有的云淡风轻,推开公路两边的陡峭群山,

将我的目光从独库公路的险峻中抽离。哈萨克语意为印章的唐布拉,位于伊犁尼勒克县境内,由喀什河上游的峡谷、草原等众多景观构成,地形跌宕起伏,雪山、河流、峡谷、山丘、湖泊交相辉映,构成唐布拉一步一景的独特风貌。因其所在山谷东侧山梁上,有块硕大无比的岩石,形似古时玉玺印章,故得名唐布拉。后因电影《天山红花》曾在此取景,唐布拉自此驰名中外。

车驶入唐布拉,如同进入一幅流动的百里画卷,草原、流云、森林、花甸、雪山、蒙古包纷纷映入眼帘。远望雪山巍峨,近观溪水潺潺,白云在湛蓝的天空中不断变幻造型,一群群骏马和牛羊充分释放自由天性,在草原上散步、觅食,牧羊人的歌声随风飘荡……世间万物,在唐布拉和谐共长。

盛夏时节的唐布拉,清风拂面,凉爽无比。每一棵草、每一棵树都在诉说生命昂扬的活力,每一朵花、每一片绿叶都在展示世间色彩的斑斓。阳光透过云层,洒在广袤的唐布拉草原,马蹄踏过急促闪光的浪尖,落入诗情画意的情境,与牛羊的心跳合辙押韵。



小c在东京的旧书店觅得熊谷樵的画文集《喜马拉雅的山与人》(精兴社,1980),带回来送给我,并说:“你知道熊谷樵吧?熊谷守一的女儿,登山很厉害。这是签名本!当时书店里还有她其他的书,不过签的是罗马字,就没买。”我开心地致谢。其实对我来说,作者签名无论是罗马字还是汉字、日文,都是一样的。以及,签名本固然好,更重要的还是书的内容,这本书一看就是我想读的。

一方面,我对签名本的态度可以说是执着的反面,即便见到喜爱的作者,也很少请其签名。另一方面,作为作者,我自己的书送人的时候,通常写个便笺,除非对方要求,向来不在扉页留名。这样如果将来收到书的人需要清理空间,卖给二手机构,没有任何心理负担。

可能不少作者都有和我一样的经验,为出版社签名。通常有两种操作形式:签扉页,签书。前者是在书下印前,



暂且去休息 (插画) PP殿下

当出版社和作者不在同一个城市,会寄去扉页,让作者签好,再拿到印厂装订。后者则是等书印好,作者到出版社“上班”。签名书总是能卖得比非签名本好一些吧,为了卖书,我对这份工作从不推拒。签扉页或签书是体力活儿,写到后来,愈发简化。有时心想,还好我的笔名只有两个字。

读研毕业前结识的外教櫻田老师同样是个对书不执着的人。我的毕业论文写了谷崎润一郎的《细雪》,他曾送给我谷崎的函套精装《钥匙》,初版于1956年,这本是翌年一月的

一版五式。栋方志功的版画和装帧让整本书犹如艺术品,版权页贴着著者检印,一枚盖了作者章的小纸片。我请朋友辨认,印文是“老钝所为”。

著者检印始于明治十四年(1881),起初是日本文部省为了应对盗版教科

书推出的办法,后来迅速在出版界成为流行。出版社提供检印纸请作者盖章,然后交给印厂贴在版权页,这样一来,作者可以明确知道自己的书印了多少,出版社也能证明书是正版。印多少册盖多少章,劳动量不小,据说有些畅销作者不得不全家动手。著者检印的格式不一,有的附带版权声明字样,可看出合同走的是版税还是一次性买断。昭和三十四年(1959),岩波书店废止这一做法,各家仿效,之后只有若干书籍版权页出现检印。

帮我认章的朋友发来资料,原来,我国出版界在上世纪前几十年也有类似做法,叫作“版权票”。名家的版权票,其印章通常由名手篆刻,值得收藏。虽说我对签名不那么看重,但也有例外。在东京读博的朋友L送给我武